

声色证

最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

王亚

端丽灵透的文字，诠释的是雅逸蕴藉的内心
中国汉字销魂蚀骨的意境与情致尽在其中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声 色 记

最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

王亚——●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声色记:最美汉字的情意与温度/王亚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6.8

ISBN 978-7-5559-0360-4

I. ①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汉字-研究 IV. ①H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4071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售书热线	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75 000
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序

绿，银灰与原来姹紫嫣红开遍

车前子

写散文是要兴致的。读散文也要兴致。

我兴致勃勃地读着王亚她兴致勃勃写的散文：

有浓淡的黑该叫“墨”。

绿简直是妖精。

缁是自苦的颜色。

她真聪明，总有妙句。妙句是什么东西？妙句不是东西，它无东无西。妙句的妙处往往空无一物，但有什么劈面而来——让人觉得妙，又了不知南北。

散文看似随便怎么写都行，似乎能记成流水账一般的，或许本事更大。但散文随便怎么写，还得有妙句。即使像流水账，其中出入，对日常人家而言，总是关目。没有妙句，散文难有筋骨，也就成书法中的“墨猪”：

我理解的“墨猪”其实不似真的猪样子，猪总还是有筋骨的，“墨猪”式字体该是大海碗里的红烧肉，软塌塌，靠海碗才能拢起来。

这不是妙句是妙思了。反正散文的好坏，好坏只在妙或不妙。

写散文的人，心细，玲珑剔透，妙句才能从剔透里剔出灯花，而妙思则透出一层光亮。这一层光亮还不能太亮，太亮则一览无余，要亮中有暗，暗地里的光亮，隐隐约约，摇摇曳曳，犹犹豫豫——甚至是犹犹豫豫的，这才好。

我读文章，读得兴致起来了，还兴致勃勃，就因为看到妙句，继而领略到作者妙思，就很满足，以致举步不前到此为止——她或他想在散文里说出点意义，这个意义，我是毫不关心的。散文不是为意义而写，在家，出门，都会碰到意义，世界上多的就是意义，我都觉得太多了，丢掉一些也不足惜。垃圾袋里一半是垃圾，一半是意义。可能更多，垃圾袋里一小半是垃圾，一大半是意义。而妙句妙思呢？太少了！太少了！它在当代把散文当作情感美术馆和哲理博物馆的大片人潮之中，妙句妙思是孤独的珍稀动物。

去动物园玩，见到国宝馆里熊猫有两只，这动物园已很了不起。见到七只、九只，只能叹为观止。所以，当然，妙句也不能太多，否则国宝馆里的熊猫仿佛猴山上的猴子，一百只、三百只、五百只，也会搅乱耳目、混淆视听。说到底，散文还不仅仅

是妙句的事业，仿佛两个人恋爱，总不能一天到晚接吻啊，还得干点什么吧，还得工作吧，还得养家吧——散文的世俗性，写散文的人更需在意而自在的。只是妙思要源源不断，这是写散文的兴致。一个写散文的，可以和妙句始乱终弃，但和妙思必须白头到老。

家乡在湘南，小城而有清淑之气。在某条街的拐角处，有几幢翘角的红楼，是湘昆剧团的所在。剧团有个小剧场，下班下班后偶尔转转，可以看小折子昆曲，有时便装，有时上妆。湘昆的水磨腔流丽婉转，软软柔柔的，跟她们腕下的水袖一样。行止更穿花扶柳，有燕语莺啼之致。我就在这里认得了原先唱花旦后来唱青衣的雷玲。

雷玲在台上唱《寻梦》，声容凉楚，唯尽其妙。虽轻吟浅唱，却形容、眼神，香肩一转，兰指一揉，都是悱恻凄迷。杜丽娘的眉眼里春愁汗漫，唱道：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待打并香魂一片，月阴雨梅天，守的个梅根相见。”我竟在底下呆了，哭得不能自抑，如自己发了一梦。那时我尚在小城。后来回去偶尔还到小剧场混混，雷玲渐渐改青衣了，她的美却经久的，越发韵致。

王亚的写作，也已从活泼泼花旦改举止沉稳的青衣了。说点闲话，我的故乡每隔几年附庸风雅，要办国际昆曲节，我碰巧在的话，也就跟着附庸风雅。记得有一晚刮风下雨，听说有湘昆，

我还是去了剧场，因为以前见识过他们表演的《醉打山门》，这是绝活，差不多只有湘昆能演。带着这个念头，碰巧撞到雷玲主演的《白兔记》。听完戏回家，几个朋友正等我吃夜宵，我还没落座，他们就说：“你走不多久，一个雷劈来，我们听到动静，上四楼查看，你卧室的梁被劈下一块木头。”后来我查书，雷劈房梁，不伤人，子孙出息。这个好！

王亚出版的散文集中，也是“这个好”。

是为序。

2015年8月3日

下午，起云楼

目 录

壹 声色记

没有千年的道行，如何做得妖精？

绿 / 3

素 / 7

黎 / 11

墨 / 15

缁 / 20

青 / 24

银 / 28

绛 / 32

翠 / 36

灰 / 40

緗 / 43

绱 / 47

贰 草木记

将朴素日子过出滋味来方为智慧，金圣叹用了一生来了悟。

椿 / 53

芥 / 57

艾 / 61

莧 / 65

箱 / 69

萱 / 73

葵 / 76

蒿 / 80

桅 / 84

槿 / 88

桐 / 92

萑 / 96

叁 器物记

一个镯子一个女子，一个故事一段聚散。俗世残忍，俗世好。

篲 / 103

盞 / 106

瓷 / 110

药 / 114

烟 / 118

刨 / 123

锦 / 126

笺 / 130

帖 / 134

囊 / 138

萤 / 142

牖 / 146

肆 行止记

还是简单一些吧，与人与事与世界，清简而能瓜瓞绵长。瓜瓞绵长的清简须具了仙气才能得，蒙顶甘露清甘，难怪长久保持了仙气。

喜 / 153

闲 / 157

醺 / 162

啖 / 166

剔 / 170

聒 / 174

戏 / 178

懒 / 182

划 / 185

归 / 189

简 / 193

囿囿 / 196

伍 岁时记

花事、酒事，诗词应和，无论王羲之、谢安或是范镇，都是清闲之人，才有这样的清雅蕴藉。

立春 / 203

惊蛰 / 207

清明 / 211

小满 / 215

夏至 / 219

白露 / 223

霜降 / 227

冬至 / 231

上巳 / 235

端午 / 23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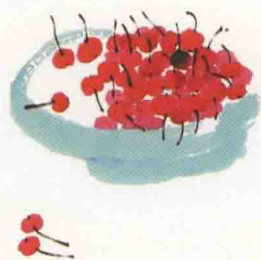
中元 / 244

年 / 248

壹

声色记

没有千年的道行，如何做得妖精？



绿

绿简直是妖精。绿必是脱了凡胎，又不全位列仙班一样端庄得失了生气，不是白的死板，亦不是红的恶俗，没有蓝的沉闷，更不是黄的佻傥。没有千年的道行，如何做得妖精？

绿简直是妖精。

男人都喜欢妖精，我也喜欢。妖精不是妖怪，妖怪既丑且恶，妖精总有魅惑人的美貌，是尤物。有人笑：“你也是尤物啊！”我回：“我离尤物还差三个妖怪的距离。”

妖精的美让人深陷，如嗜毒，无法转还。姐己若不是有着“唇含碎玉，绿蓬松云鬓，娇滴滴朱颜”的千娇百媚，如何让纣王荒淫暴戾，造酒池肉林残杀忠谏？又如何于行刑前几声求饶唤得军士骨软筋酥，目瞪口呆，手软不能举刃？相比祸国的姐己，《西游记》里的蜘蛛精、白骨精、玉面公主等，又哪一个不是沉鱼落雁貌，倾国倾城姿？

妖精也不都是这等的惑人狐媚、嗜血鬼蜮，也有白素贞、聂小倩、白秋练般，冰肌玉骨月华姿容，而侠肝义胆，痴情知心。书生们的深陷，是陷入她们的爱情与护持中，爱不是毒，是幸福。

绿是好妖精，不是苏妲己。

早春里，从石缝里挤出来的小草是一个小精灵，在枝梢上冒出来的嫩芽是一个小精灵。这些小精灵调皮地四下里蹦，一袭风来长一茬，一阵微雨漫一片，春雷擂一通鼓，它们又加一把劲。暖阳呢，是来给它们施以妆容的，黄绿换了嫩绿，嫩绿换了青绿，黄毛丫头变成眼眸蘸了绿秋波横欲流的美娇娘。这会儿就是一个绿妖精了，田间地头漫山遍野的绿，是她浮浪地笑了，浪荡而不放荡，恣肆而不放肆。她的笑还真真的有声儿呢，莺啼婉转的。她那里绡裙一曳，翠袖一扬，柔腰肢一拧，翡翠星眸朝你一瞥，你便魂儿也飞去了，在半空里荡着落不了地，眼儿也呆直了，只黏在那盈目的绿里，脱不得身。你巴巴地觑着脸凑上去，几欲染指，她那里说不定已经敛了容正了色，隐了一根藜刺候着你。刺着时，你才恨恨地咬咬牙，道一声：“小妖精！”亲近就好吧，她会亲昵待你，以无尽温情拥着你，由着你浪漫，与你谈一场满绿的恋爱。

这会儿真的是满绿了，幻成无涯际的翡翠，水头充盈得将流出来。妖冶得是人都得沉溺，甘心跌进去，做了幸福的鬼。甚至不但人，蜜蜂蝴蝶小鸟雀金龟子毛毛虫，哎呀，哪一个不爱煞了呢？

地里一畦畦，菠菜韭菜茼蒿上海青，鲜嫩嫩，绿得丰肥，看看就馋得咽口水了。若再摘些回来涤净了，清炒了，嚼巴嚼巴落

肚了，那绿就在身体里晃荡，荡得骨头里都有了妩媚，从眉眼里清澈地映出来。

田间是早汪了绿的，南方的稻田一汪一汪的水。春分一过，秧田里就冒出茸茸的新绿，肥腴的黑褐色泥土将它们捧出来一般，而后就噌噌地往高里蹿了。清明的稻田整得油腻腻，脚丫子一踏进去，腻滑膏腴样的泥就从指头缝里汩出来，似乎还咕咕地惬意叫唤着。这会儿就可以插秧了。秧是青绿的，整饬地在田里列着队，风一来就一起笑得乱颤，笑着笑着就绿成一片，绿得汪出水来。田里的水也笑了，汪出绿漪。

更美的绿漪尚在雪域高原，羊卓雍措、纳木错、然乌湖……都是绝色的绿妖，有着剔透的骨骼，盈碧的眸子和笑窝，云鬓上插了翠翘，水上日光粼粼，便是这翠翘上鸟儿口里衔的珠玉光。这绿更美艳，看得人心也懒懒的，不想跳动了。似乎张生见了崔莺莺，愣是灵魂儿飞上了半天，只差没大叫一声：“我死也！”心凝在那里，懒得动弹。却又极想将这丰姿绰约的“绿丽人”钐入身体里，哪怕只贪得一晌之欢也好。

绿必是脱了凡胎，又不全位列仙班一样端庄得失了生气，不是白的死板，亦不是红的恶俗，没有蓝的沉闷，更不是黄的佻傥。她会朝你眨眼，俏生生唤你，露出两三颗贝齿，调皮而任性。她又会远离你，清洁的背影渐远，恍惚是在迷蒙肃穆的画里立着，令你不敢唐突。她一阵风来一阵风去，笑带了一串，自由而不羁。

偏只美人儿似乎注定了红颜薄命，绿得再好，经了一夏就老了，再经一秋便萎了。唯妖性妖灵还在，隔一冬，她又活过来了。

我倒有一袭绿裙，只少了骨子里的明媚，终究成不了尤物，更不是妖精。几人可配得一个“绿”呢？

金庸大侠写了个公孙绿萼，沾了一个“绿”字，自然清灵得很，终究为情而绝。林徽因《模影零篇》里也有一个钟绿，美得脚不沾尘，一样不得善终。《诗经》里采绿的女子亦空在水边瞻望罢了。没有千年的道行，如何做得妖精？

【释义】

绿（lǜ）

蓝和黄混合成的颜色，一般草和树叶呈现这种颜色：绿色。